

闽东畬话的客家化与当地化

吴中杰

一、绪论

张光宇《闽客方言史稿》(1996:243)中指出,畬话是一种克里欧化(creolized)了的汉语方言,在第一个阶段先被“客家化”,随着之后族人四处流徙,又再各自经历“当地化”后方才产生。游文良《论畬语》(1995)则提出,若是符合现代壮侗、苗瑶说法的,就视之为底层,亦即古代畬语;如符合客家话说法的,视为近代畬语;和现居地汉语方言一致的,视为现代畬语。这古代——近代——现代畬语三大演变阶段的实质内容,虽然所用名称不同,却大约相当于张光宇(1996:243)中的少数民族底层—客家化—当地化的发展模式。本文将以前者实际调查的一个闽东畬话方言点:福州市连江县小沧畬族乡七里村为例,观察并分析它和客家话、以及当地的闽东汉语方言,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关联性。

二、方言点简介

福建省说畬话人口超过万人的,计有福安、霞浦、福鼎、宁德、罗源、和连江等6个县市。其中只有连江畬话未被纪录过。余者皆为罗美珍(1980)、游文良(1998, 2000等)、Norman(1998)所先后专文报导过。连江畬族有12249人,小沧族人钟、蓝、雷姓都有。自称‘山哈’。根据七里村雷氏族谱,他们源自广西,本来在广南东西两路居住(此为宋代行政区域名称),隋代漂海至福建兴化(此亦为北宋始有之行政区域名称)入居,嗣后搬往连江。到了清咸丰年间(1850-1861)修谱时,定居连江已经十余代。全村四百多人,几乎都姓雷。连江和罗源畬话最大的不同点是‘关’罗源读 $u\eta 1$,连江读成音节的 $\eta 1$,音变过程推测如下:

‘关(动词)’

kuan1(丰顺) kun1 un1(福安、景宁) $u\eta 1$ (三明、罗源) $\eta 1$ (连江)

见母少数本有读为零声母的现象,如福安‘宽’读 uan1,可知 kun 变成 un 很合理。而三明、罗源都只有一个鼻音韵尾 - η ,因此 un 变 $u\eta$,高元音 - u 结合鼻音成为成音节,如同各地畬话‘五’(* $\eta u 2$)读作 $\eta 2$ 一样。

连江单字音之韵尾大量归并到 - $\eta/?$,残留少数 - n/ - t,而无 - m/ - p 尾。这和闽东福安方言韵尾变化方向类似,另一个跟闽东方言相似之处是,小沧有着闽东以外各地畬话所阙如的连读变韵模式,例如:

细仔(小孩) sai21 + tsoi35 sat 2 tsoi35

蕃藤(蕃薯藤) hua η 44 + t'ej 22 huat 4 t'ej 22

亦即由于预期同化的作用(anticipatory assimilation),后一音节以子音起首时,前一音节的韵尾

(-ŋ/-i/-u)脱落或改变部位(-ʔ),成为和下一音节起始相对应的同部位塞音-p/-t/-k,整个音节也因为新生的塞音韵尾而短促化。福州话的喉塞入声字后面接含子音的音节时,这个喉塞尾也会变成和下一音节起始相对应的同部位塞音-p/-t/-k,如‘袜带’uaʔ8 + tai7 uat8 tai7(黄典诚等 1998:52)。

小沧地处鳌江上游,渔产丰富,渔业工具也有比较细致的分类称呼,如‘拖网’叫 mŋ2、‘定置网’叫 lie1。

三、小沧方言声韵调

声母(15)

p p' m

t t' n l

ts ts' s

k k' ŋ h

韵母(72)

a e o i u y ʔ

ai au eu o i ou ia ie iu io ei

iau iou ieu

ua uo ui uai uei

in un yn on an ian en ien uan

aŋ eŋ ŋ iŋ iaŋ iuŋ ioŋ uŋ uaŋ uoŋ yŋ ŋ

it yt et iet at uat

aʔ eʔ ʔ ʔ iʔ iaʔ ieʔ uʔ uaʔ uoʔ yʔ ioʔ iuʔ uiʔ aiʔ eiʔ ouʔ oiʔ

声调(6)

1. 阴平 [44] 2. 上声 [35] 3. 去声 [21] 4. 阴入 [5]

5. 阳平 [22] 8. 阳入 [2]

说明:

ts-, ts'-, s-, ŋ- 在细音 -i, -y 前读为 tɕ-, tɕ'-, ɕ-, ŋ-。

声母 m-, n-, ŋ- 发音时伴随阻塞成分,可描写为 mb-, nd-, ŋg-。

四、与切韵声母的比较

帮组

帮母一般都读 p-, 滂母一般都读 p'-, 并母读 p-/p'-, 明母读 m-。但少数帮滂母字读 m-, 如‘抛秘, 剝(集韵齐韵平声篇迷切), 削也’。此现象可见于闽语莆田方言。非母‘痲’读 m- 道理相同。

非组

非敷奉母塞音 p-/p' - 和擦音 h- 读法并见,有些字兼有塞音和擦音二读,如‘飞’在‘鸟飞’时念 p-、在‘飞机’时念 h-。部分重唇读法未必见于闽客方言,如“风粉 p-、份 p' -”。微母读 m-。

端组

端母一般都读 t-，透母一般都读 t'-，定母读 t-/t'-。

泥来母

泥来一般不混，泥母读 n-、来母读 l-。少数泥母字读 l-，如‘酿’。来母少数常用字逢细音读为零声母，如‘领(一~衫)’读 iaŋ1、‘联(~衫)’读 iuŋ5、‘两(~个)’读 ioŋ2。

精组

精母一般都读 ts-，但‘棕’读 t-。清母一般都读 ts'-，但‘妻’在‘内弟媳’一词中读 k'-。心母一般都读 s-，但‘筊’字读 ts'-，和福建方言读法类同：福州、厦门、永安、宁化读塞擦音 ts'-，建瓯、邵武读 t'-，建阳、崇安读 h-（郑晓峰，2001:9）。福建以外的畲话‘筊’都读擦音 s-，可见这种塞擦读法来自闽省汉语方言。从邪母擦音 s-和塞擦音 ts-/ts'-读法并见，如‘从(跟)’读 s-、‘像’读 ts'-。有些字兼有擦音和塞擦音二读，如‘寻’在‘找寻’时念 s-、在‘寻(一度)’时念 ts'-。少数从母读塞音 t-/t'-，如‘昨’读 t-、‘从(头)’读 t'-。

知组

塞音 t-/t'-和塞擦音 ts-/ts'-读法并见，有些字兼有塞音和塞擦音二读，如‘张’在‘姓张’时念 t-、在‘纸张’时念 ts-。

庄组

庄母读 ts-、初母读 ts'-、生母读 s-。崇母读 ts-/ts'-，但‘柿’读 k'-属于特例，如同闽语及部分客家话(台湾海陆、诏安等方言)。

章组

章母一般都读 ts-，昌母一般都读 ts'-，偶有塞音 t-/t'-读法，如‘扯’读 t'-。船书禅母擦音 s-和塞擦音 ts-/ts'-读法并见，如‘书’读 s-、‘舒’读 ts'-、‘叔’读 ts-。有些字兼有擦音和塞擦音二读，如‘匙’在‘锁匙’时念 s-、在‘饭匙’时念 ts'-。少数字有舌根塞音读法，如章母‘痣’读 k-，此和闽南语一致；而‘肫’读 k'-。

日母

一般读 ŋ-，少数读 l-，如‘饵人忍闰茸’。

见晓组

见母多读 k-，‘菊’字亦读 k-，不若客家话读送气的 k'-。少数字有读为零声母的现象，如‘鸽关’。溪母塞音 k'-和擦音 h-读法并见，有些字兼有塞音和擦音二读，如‘苦’在‘辛苦’时念 k'-、在‘苦味’时念 h-。群母读 k-/k'-。疑母多读 ŋ-，少数读零声母，如‘吴’。晓母多读 h-，逢细音有部分辖字顎化为 ç-，于是‘相=乡’。这点被罗杰瑞称为不规则的顎化(irregular palatalization; Norman, 1988: 359)。匣母大多读擦音 h-，少数如‘厚县’读塞音 k-、‘虹’读 k'-。而‘盒狭饅’读零声母。

影组

多数字读零声母，但云母少数字如‘芋有园云雄’读 h-，和匣母读法相同，显现了云匣的关系。以母少数字如‘翼’读 s-，和邪母读法相同，显现了以邪的关系。此外另有少数字读舌根鼻音 ŋ-，应是音节的自动起始(automatic onset)，如‘爷’。以母‘铅’读零声母，如同闽客方言；但‘捐’读 k-。

全浊声母综论

全浊各声母送气和不送气读法并见，即使音韵地位相等者读法未尽相同；如“牌 p-：□(竹筏)p'-、堂 t-：糖 t'-”。有些字兼有送气和不送气二读，如‘地’在‘土地公’时念 t-、在‘地里底’时念 t'-。

五、与切韵韵母的比较

果摄

一等不分开合,多数字读 - o,但开一‘我个’读 - uai。合一少数字有 - ϕ 读法,如‘朵膈’;而‘蓑’读 - ui。逢鼻音声母元音高化,如相对于‘婆 p'o5’,‘磨’字读 mu5。相对于‘多 to1’,‘糯’字读 nu3。果合一见晓组正处于 - o 向 - u 演变的状态,而 - o 读法尚未全部被 - u 取代。如‘果过和火’读 - u,‘禾伙’读 - o。开三‘茄’读 - ei,合三‘靴’读 - o。

假摄

假开二分别读 - a 和 - o,如‘巴加哑’读 - a,‘把家鸦’读 - o。有些字兼有 - a、- o 二读,如‘麻马假虾’。假开二正处于 - a 向 - o 演变的状态,而 - a 读法尚未全部被 - o 取代。假合二读 - uo。假开三读 - ia,但‘借’念 - a?,读如昔韵的现象同于闽语。

遇摄

合一读 - u,合三多读 - i/ - y。少数字有 - ou 读法,如‘慕固’。考虑福州话 - ou 为 - u 的变韵形式,此种 - ou 读法,应该看做 - u 的变体。合三少数字有 - ϕ 读法,如‘虑住初’。生母‘数(账目)’读舌尖元音 - η ,为本方言之孤例,也说明了庄组往往有特殊的音读。另一庄组的特例是‘梳’读 - oi。虞韵‘孵柱蛙’读 - iu。

蟹摄

开一读 - oi/ - ai,见晓组‘盖开海’读 - ui。开二读 - ai,开三‘世’读 - ie,‘誓’读 - ei,开四多数读 - ai/ - e。开二‘芥街’、开四‘谜脐鸡’读细音 - i,这些字其它各地畲话大都读洪音 - ai/ - iai。合一读 - oi/ - ui。合二‘歪怪怀’读 - uai,‘画话’读 - uo;‘快’读 sie1,其它畲话大都读 hiai1;音变过程如下: * k'uai(梅县)à k'ai(五华)à k'iai(景宁敕木山)à hiai(福安)à siai(贵溪)à sie(小沧)。合三四读 - ui。

止摄

开口三等大多数读展唇细音 - i,少数有洪音读法,多集中在庄组,如‘狮师士事’读 - ai,‘使驶’读 - oi,‘柿’读 - ei。此外另有圆唇读法,如‘施磁舐’读 - u,‘皮楣几气’一读 - ui,‘糜’读 - oi,‘荔始饥箕’读 - y。支韵‘纸’读 tsa2,当和闽南语 tsua2 读法有关。合三大多数读 - ui,少数如‘泪醉槌锤水’进一步合成 - y。部分如‘嘴追吹’读 - oi。

效摄

开一多数读 - ou。部分如‘道脑嫂蓐’读 - au。少数字‘劳枣靠傲’读 - o。开二‘炮闹炒’读 - au,‘爪较搅猫’读 - iau。三四等逢舌尖声母常读洪音 - au,如‘小笑钓条尿箫’。三等多数读 - ieu,少部分读 - iu,如‘票蕉绍骄’。四等也有 - ieu 读法,如‘雕跳叫’。

流摄

开一部分如‘楼钩厚’读 - au,‘狗猴呕’读 - ou,‘斗偷候’读 - eu,‘亩抖扣’读 - ieu。开三大多读 - iu,少数字读如一等,如‘牛’读 - ou。庄组‘搜’例外读 - iou。

咸摄

没有 * - m/ - p 韵尾。开一二大多读 - aŋ/ - a?,少数读 - an,如‘蓝敢橄榄减’。开一少数读 - o 类元音,如‘南 - on’、‘蚕含暗 - ŋ’、‘磕’ - o?。开三四局部读 - in/ - it,如‘尖占险剑嫌折劫挟’;读 - ien/ - iet 的有‘捡欠钳染粘阉厌盐炎镊业’。开口三四等读 - iaŋ/ - ia?,逢舌尖声母常读洪音 - aŋ/ - a?,如‘点添甜念捻接贴帖’。合三读 - uan/ - uat,如‘犯法’。

深摄

开三大多读展唇 - in/ - it, 没有 * - m/ - p 韵尾。唯有‘人’读圆唇的 lu²⁸(~口)或 y²⁸(收~)。庄组‘簪’例外读 - aŋ, ‘参(人参)’读 - eŋ。日母‘任’读 - eŋ。章母‘汁’读 - ai²。

山摄

帮组开口少数字读 - eŋ/ - e², 如‘办慢棉面扁眠拔’。开一二大多读 - aŋ/ - a², 少数读 - an/ - at, 如‘兰干安苋萨杀’。开一来母及见晓组读 - o 元音。开三四少数读 - in/ - it, 如‘连缠扇肩砚螯舌热节结’; 读 - ien/ - iet 的有‘便电羨年烟’。开口三四等读 - iaŋ/ - ia², 逢舌尖声母常读洪音 - aŋ/ - a², 如‘癫天田年煎箭剪千浅钱前鲜澈铁截’。合一大多读 - oŋ/? 及 - uaŋ/?、少数读 - uan, 如‘盘罐’。合二‘惯湾弯’读合口介音的 - uaŋ, 但‘还’读齐齿介音的 - iaŋ, ‘滑’读 - ia/, ‘挖’读 - iet。合三非组读 - uaŋ/?、见晓影组读 - uŋ/?。合四常读如开口: ‘县’读 - eŋ, ‘眩’ - iŋ, ‘缺血’ - et。合二‘关’读成音节的 N1, 音变过程如下:

kuan1(丰顺) kun1 un1(福安、景宁) uŋ1(三明、罗源)ŋ1(连江)

见母少数字本有读为零声母的现象, 如福安‘宽’读 uan1, 可知 kun 变成 un 很合理。而连江鼻音韵尾 - m, - n 辖字大都变 - ŋ, 因此 un 变 uŋ, 高元音 - u 结合鼻音成为成音节, 如同‘搵(蘸)’读作 ŋ1(* un1 uŋ1 ŋ1)一样。

开三仙韵‘联’读如合三‘砖软远’的 - iuŋ。‘联’字的特殊读法, 在客家话中也有所反映。开三‘健建键件虫宪献竭’读圆唇的 - ioŋ/? , 如同合三的‘转串铅捐源’, 此现象见于福州话。

臻摄

开三多数读 - in/ - it, 但‘笔必虱忍认室’读 - eŋ/ - e/? - ei²。臻开一‘吞跟根’、臻开三‘巾斤筋芹银近蜜乞’主要元音为圆唇的 - u、- φ 或 - y。合一、合三多读 - uŋ/ - u²。合三‘熨’读入声的 - u/, 如同闽语。

宕摄

开一大多读 - oŋ/ - o², 少数如‘落昨鹤’有 - a² 读法。常用的‘摸 mu1’字是例外, 可能为塞音韵尾脱落后, 元音因鼻音声母而高化: mo² mo mu。闽南语则因鼻音声母而增生鼻音韵尾: mo² mo mo) mŋ。三等‘将凉网脚’读 - φŋ?, 应是 - ioŋ/? 的元音混合而成的; 新元音 - 0 兼有 - i 的前元音成分, 及 - o 的圆唇成分。开三读 - ioŋ? - iŋ? 和 - ŋ? - ?/互见, 庄章组常有读 - oŋ/ - ?/的, 而见晓影组比较一致地读 - ioŋ/ - i²/, 仅有‘央’读洪音 - oŋ 例外, 一如闽客方言。合一、合三多读 - uŋ/?(慌缚)、- uoŋ/?(王郭)、- uaŋ(荒逛)。

江摄

开二读 - φŋ/ - φ² 的有‘江港巷戩’。读 - uŋ/ - u² 的有知庄组‘浊双捉’。这些字反映了江通二摄的联系。其它大多读 - oŋ/ - o²。

曾摄

开口一三等大多读 - ŋ/ - e², 开三部分如‘冰凌承绳直食蚀翼’读 - iŋ/ - i², 但开一‘崩’读 - uŋ, ‘疼’读 - iaŋ, ‘墨’读 - φ²; 开三‘识亿’读 - ei²。开三庄组‘色’读 - ai², 如同福州话。合口‘国或’读 - u²。

梗摄

开二大多读 - aŋ/ - a² 或 - eN/ - e², 仅有‘梗’字读开口 - iaŋ, 非常特殊, 不同于闽客方言常见之合口形式(梅县 - uaŋ、厦门 - u ~ ai)。开口三四等大多读 - iaŋ/ - ia², 逢舌尖声母常读洪音 - aŋ/ - a², 如‘冷精井青请晴姓星迹席锡’。同时也有读 - iŋ/ - i² 者, 如‘兵平瓶顶停宁另京积惜滴敌’。

历’。合二‘矿’读 - uŋ、‘横’读 - uaŋ、‘划’读 - uaʔ。合三‘荣永营’读 - iŋ、‘兄’读 - iaŋ,合四‘萤’读 - iuŋ。实乃梗合三读如梗开三,如同闽语。而客家话‘兄荣’读如通合三 - iuŋ。

通摄

合一多读 - uŋ/? ,合三多读 - yŋ/? 或 - iuŋ/? ,但非组读 - uŋ/?。合一读 - φŋ/? 的有‘东洞肉工空虹松鹿’、合三有‘梦中龙曲’。此种读法和闽东方言有关。少数字读 - Oʔ,如‘读督缩’。

六、声调

本调计有六个。各调辖字来源如下:

阴平来自古清平和清去字。此外,次浊平局部归阴平,如‘毛聋’。次浊上局部归阴平,如‘你鹵’。全浊上局部归阴平,如‘坐部’。次浊去一般归去声,但少数归阴平,如‘骂妹问面露外’。

阳平来自古全浊平和次浊平字。

上声来自清上、次浊上字,少数全浊上字读上声,如‘蟹肚’。少数阴平字读上声,如‘姑虾’。

去声来自古全浊去、次浊去、和全浊上字。少数阴平字读去声,如‘沙灰’。景宁畲话亦然。

阴入来自古清入字。

阳入来自古全浊入和次浊入字。

个别声调现象

‘鼻’读去声、‘松’读阳平,一如闽客方言。

全浊上‘是’读阴平,和赣语相同。客家话‘是’读阳去。

‘两(银)’读阴平,‘两(个)’读上声,如同客家话。

‘妈’字读上声时,指的是祖母。同于闽南语。

连读变调

上声字本调为上升调 35;作为两字组的前字之时,变读为高平调 55。

七、词汇

闽方言词

‘找’说 lo1,可能和部分闽语的说法有关,如建瓯 lau7、政和 lo7、建阳 lo7。

系词用‘是’不用‘系’,同于闽语、赣语,而异于客家话。

‘坏’说‘呆’、‘生小孩’说‘养’、‘东西’说 noʔ/4,同于福州话。

‘差错’说‘诞 taŋ1’,即闽南语之 ta7。此字属全浊上,小沧归阴平,闽南归阳去。

‘孝’有二读;‘孝顺(hou1)’和‘做孝(hau1)’不同音。此同于闽语、吴语。

‘木柴’说闽语的‘柴’而不用客家话的‘樵’。‘猪圈’说闽语的‘棚’而非客家话的‘栏’。‘边’说‘攏’而非客家话的‘唇’。‘摘、拔’说‘挽’而不说‘摘’。用‘青’代表‘生的食物’。‘门槛’说‘碇’。‘香烟’说‘熏’。‘袖子’说‘uŋ3’。‘侄子’说‘孙仔’。

客方言词

‘大腿’说‘大髀’。‘养鸡的地方’说‘鸡棲’。‘干’说‘燥 tsau1’。‘亲家母’说 ts'ial mol(客家话 ts'ial mel)。‘窝、巢’说‘窠’。‘小米’说 sieu5。‘哭’说‘叫 kieul’。‘累’说 k'ui1(客家话 k'ioi3)。‘浇’说‘淋’。‘脚跟’说 tsaN1。‘晚上’说‘暗晡’。‘冰块’说‘凌’。‘努力’说‘煞猛’。‘给’说‘分’。‘稻米’说‘禾’。‘缝衣服’说‘联’。‘养猪’说 ttiuŋ1(客家话 kiuŋ3)。‘穿针’说 kioN1(客家话 k'ion3)。‘挑选菜’说‘择’(t'oʔ8)。‘锅巴’说 loʔ8(客家话 lat8)。‘烫’说‘爇’。‘锅子’说‘镬’。

‘粥浓’说‘竭’(和连南、河源、诏安、长汀客家话相同)。

粤方言词

‘看’说‘睇’。‘睡’说 huŋ5。

畲语词

‘叔叔’说 a44 ka44,可能和广东海丰畲语的说法 a22 kuŋ35 有关。而‘岳父、岳母’说 te44 公、te44 婆,可能和贵州麻江畲语的岳母称 tai33 有关。

‘肉’说 pi35,可能和广东海丰畲语‘鱼’的说法 pia54 有关。而 pi35 专指动物的肉,水果的果肉则说 ŋy/? ,本字即是‘肉’。

‘山坡’说 kai44,可能和广东海丰畲语的说法 ke35 有关。

‘蜈蚣’说 k'ia44,可能和广东海丰畲语的说法 k'ə35 有关。

‘蜘蛛’说 la?2 k'io22,可能和广东海丰畲语的说法 lək22 k'u35 有关。

‘刺猬’说 min35,和广东增城畲语的说法 ta53 min55 有关。

‘燕子’说 an44,和广东增城畲语的说法 ta53 an11 有关。

‘喜鹊’说 sia?5,和广东海丰畲语的说法 a22 siak11 有关。

‘斤’说 kiun44,和广东增城畲语的说法 kiun53 有关。

‘涩味’说 kia?2,和广东海丰畲语的说法 kiak22 有关。

‘买卖’不分,统称为‘换 un21’。海丰畲语亦不分,统称为 mo54。

‘蚊蝇’不分,统称为‘蚊 muŋ22’。增城畲语亦不分,统称为 ta53 muŋ53。

通合一多读 -uŋ/? ,但‘读’例外念 t'o?8,可能和广东海丰畲语的说法 t'o54 有关。

八、词法

小称

第一种方式是在名词后面加‘团 kiaŋ2’,如‘鸟团’是‘鸟儿’之意。此和福州话相同。第二种是以‘仔’作小称词尾,这时的‘仔’变读为 55。例如‘孙 suŋ44’本意是孙子,加上变读的‘仔 tsoi55’尾后,词义就变成侄子。第三种是名词后不加词尾,其本身即变读为 55 调。例如‘姊’本调是上声 35,用以表示亲昵的小爱称形式则为高平 55 变调。

程度副词

本方言程度副词用前置的‘也 ia2’代表‘很、非常’之意。

九、连读音变

连读变声

夹在前后二个韵母之间的 k-,k'- 会变读为零声母。福州话有相同现象。

k- φ- / V-V

‘比较’ pi35 + kiau44 pi-55 iau44

‘脾气’ p'i22 + k'ei44 p'i22 ei44

夹在前后二个韵母之间的 s- 会变读为 z- 声母,亦即浊化。增生的 z- 不在原有的单字音系统内;福州话有类似现象,同条件下变读为 3-。

s- z- / V-V

‘菩萨’ p'u22 + sat5 p'u22 zat5

夹在前后二个韵母之间的 t- 会变读为 l- 声母,亦即浊化。和 t- 相对应的浊音 d- 不在原有的单字音系统内,因此本方言使用和 d- 同部位的边浊音 l- 来替代;福州话有相同现象。

‘交代’ kou44 + tai21 kou44 lai21

夹在前后二个韵母之间的 p- 会变读为 m- 声母,亦即浊化。和 p- 相对应的浊音 b- 不在原有的单字音系统内,因此本方言使用和 b- 同部位的浊音 m- 来替代。

‘后哺’ hou21 + pu44 hou21 mu44

有些变声现象不在规律之内,例如:

‘旅舍’ ly35 + sia44 ly - 55 ia44

此例 s- 却变读为零声母。

‘欢喜’ huaŋ44 + hi35 huat4 t' i35

此例却增生了不可预测之 t' - 声母。试比较福安畲话可预测之音变 huan44 + hi35 huan44 ni35.

连续变韵

由于预期同化的作用(anticipatory assimilation),后一音节以子音起首时,前一音节的韵尾(-ŋ/-i/-u)脱落或改变部位,成为和下一音节起始相对应的同部位塞音(也包含鼻音),例如:

‘怀疑’ huai22 + ŋi22 huaŋ22 ŋi22

‘细仔(小孩)’ sai21 + tsoi35 sat 2 tsoi35

‘蕃藤(蕃薯藤)’ huaŋ44 + t' eŋ 22 huat 4 t' eŋ 22

词汇变韵

有些韵母变化只在特定词汇中产生,亦属预期同化作用,例如:

‘肚屎’ tu - 55 + si35 ti - 55 si35

‘梧桐’ u22 + t' uŋ22 uŋ22 t' uŋ22

‘扁食’ peŋ - 55 + si?2 pi?5 si?2

‘明年’ maŋ22 + naŋ22 man22 naŋ22

十、同字异读

本方言一字多音的现象十分普遍,部分字异读的原因并非文白不同来源所造成,而是和闽东方言韵母变体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闽东的变韵不外复元音化,增生的元音低于原来的元音。例如:

i ei u ou y Oy iu ieu

i? ei? u?ou? y?Oy?

ei? ai? ou?? u? Oy??y?

具备这样的认识,就不难理解小沧方言若干字异读的成因:

耳 ŋi2(人~);ŋei2(木~)

旅 ly2(~舍);loi2(部~)

箫 siu1(箫);sieu1(笛)

福 hu?4(~建);hou?4(幸~)

另一些异读则反映了客家方言和闽方言二大来源并存的现象:

客家话 闽语

豆(流开一定) t'ieu3(黄~) tau3(~腐)
 阵(臻开三澄) ts'in3(一~风) tin3(做伴)
 近(臻开三群) k'yŋ1(远~) kφŋ3(将~)
 同(通合一) t'uŋ5(相~) tφŋ5(合~)

客家来源的音读全浊送气、知组读塞擦音、侯韵读 - eu、全浊上归阴平、无 - φ 元音。闽东来源的音读全浊不送气、知组读塞音、侯韵读 - au、全浊上归去声、有 - φ 元音。

异读还有一种类型是韵尾的不同所造成。本方言大多数闭音节不分来源,都收 - ŋ/ - ʔ,但咸深山臻四摄仍有少数收 - n/ - t 之字例残留,二种韵尾往往并存于同一字中,例如: 年 naŋ5(过~); Nien5(~轻)

梗摄开口三四等由于元音的高低读法并见而造成异读,此现象和客家话平行:

梅县 小沧

明 * maŋ maŋ5 ŋian5(~年) man5 naŋ5(~年)
 明 * miaŋ ts'iaŋ1 miaN5(清~) miaŋ5 tʔ ŋ5(~堂;祖厅)
 明 * miŋ kuoŋ1 min5(光~) ts'ig1 miŋ5(清~)

十一、演变速度问题

‘芥菜’的‘芥’在畲话中有以下读法,从中可见其一分为二之演变过程:

* kai(宁国) kiai(福安) kiei(罗源) ki(连江)

kiaitsiai(樟坪) tsie(龙游)、

音变方向类似的还有下列几个字:

‘街’ * kai(樟坪) kiai(福安) kiei(罗源) ke(潮安) ki(连江)

kiaitsiai(贵溪) tsie(龙游/宁国)

‘鸡’ * kai kiai(福安) kiei(罗源) kie(潮安) ki(连江)

kiaitsiai(贵溪/樟坪/宁国) tsie(龙游)

‘快’ * k'uai(梅县) k'ai(五华) k'iai(景宁敕木山) hiai(福安);

hiai(福安) hiei(罗源) hie(潮安)

kiai siai(贵溪/樟坪/宁国) sie(连江/龙游)。

‘(蛙)’ * kuai(梅县) kai(五华) kiai(福安);

kiai(福安) kie ki(连江)

kiai tsiai(樟坪) tsie(宁国)。

这几个字无论出发点为何,当演变到三合元音 - iai 的阶段时,就开始分做二大方向;其一是声母不顎化,韵母持续高化,最终演变形式为 ki。其二是声母顎化,韵母中元音化,最终演变形式为 tsie。然而,个别方言点演变速度快慢不一;以宁国为例,这五个字就有 kai/tsiai/tsie 三种阶段的语音形式同时并存。但也有福安那样一概读 kiai,不动如山的方言。又有连江这般剧烈演变,五个字都已经抵达最终演变形式 ki/sie 的方言。其中连江的‘快’字由 k'uai 到 sie,经历音变阶段最多,其过程简直可与印欧历史语言学中的着例 - 法语的‘cent(百)’东西并埒(Crowley, 1997: 55 - 6)。

kmtom kemtom kentom kent cent sent sen se sa)

k'uai k'ai k'iai hiai siai sie

十二、结论

小沧畲话除了少数残存的底层(substratum)词汇以外,基本面貌已经是一个汉语方言;它的韵尾合流模式、连读音变、见母少数字读为零声母、有- ϕ 元音、山开三‘健件献’读圆唇的- $ioŋ$ 、梗合三读如梗开三等现象,处处展现当地闽东汉语方言之深刻影响。同时,溪母塞音k'-和擦音h-读法并见、一二等o:a元音对比、次浊上及全浊上归阴平等方面,却又说明小沧带有客家的体质。而若干词汇和异读,则反映了客家方言和闽方言二大来源并存之情况。

但是,来母少数常用字逢细音读为零声母、合口二等读齐齿介音、清去归阴平、次浊去归阴平、少数阴平字读去声等实例,告诉我们畲话有些成分,尚在闽客方言涵盖范围之外,值得未来进一步探讨。

参考书目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方言调查字表》。1988. 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中西裕树,《畲语海丰方言基本词汇集》。2003.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语言史丛刊第一册。
- 詹伯慧,《汉语方言词汇语法调查表》。1991. 于《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第9章。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 张光宇,《闽客方言史稿》。1996. 台北:南天书局。
- 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2002.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陈其光,《畲语和客家话》。1985. <语言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陈其光,《畲语》。1987. <中国少数民族>。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罗美珍,《畲族所说的客家话》。1980.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
- 罗美珍,《客、土互动中的语言接触》。2002. <第四届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游文良,《福建畲语》。1998. 于黄典诚等<福建省志 方言志>。方志出版社。
- 游文良,《论畲语》。1995. 于《畲族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游文良,《福安畲话》。2000. 于《福安畲族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游文良,《畲族语言》。2002.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徐瑞蓉,伍巍,《长泰县畲头畲话的语音特点》。2000. <第三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韶关大学。
- 黄典诚等,《福建省志方言志》。1998. 方志出版社。
- 吴中杰,畲语的介音问题探究。2002. 发表于本年全国声韵学研讨会,台南:成功大学。<声韵论丛>第13辑即将刊登。
- 吴中杰,畲语和客家话。2002. 客家语言、民俗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坜:中央大学。
- 雷宗华(收藏者),七里村雷氏族谱。手稿本。
- Norman, Jerry. "The She Dialect of Luoyuan County". 1988. I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59 Part 2.
- Crowley, Terry.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uckland: Oxford UP.

(编辑、校对:李小燕)